

還珠樓主

獨手丐

10

獨
手
丐

還珠樓主著

第十集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獨手 巧十集

著作者 還珠樓主
出版者 元昌印書館
發行者 元昌印書館

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
電話九三六八〇號

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出版

獨手丐

第十集

遺珠樓主著

一 臨大敵獨揮雙鐵槳

前文沈鴻，姜飛，奉了師命，往岳州惡霸家中臥底，以爲將來除害報仇之計，照大師兄齊全所指途向，由老河口，坐船起身，一到船上，便看出掌船老人，桑氏祖孫，好些異樣，便留了心，後來雙方談得投機，桑老鐵的孫兒桑盆子，對這兩個年輕客人，更具好感，起身時天已不早，順風揚帆，一路走去，剛剛天黑，便走了三十多里水程，二人間出這祖孫二人，打算連夜行走，祇在前途望娘灣龍子河口，稍爲停泊，買點食物，順便訪一友人，把對方所託的東西帶到，就立即起身上路，吃完晚飯，老鐵仍回後艙掌舵，沈姜二人和盆子，正談得有興頭上，遙望前途蘆灘上，蘆荻叢生，江岸樹林之中，已有兩三點燈光掩映，這時，江面上已無船影，明月斜照波心，江風吹浪，閃動起億萬銀鱗，夜涼似水，明輝如晝，夜來景物，分外清絕，料知船家所說，望娘灣市鎮，快要到達，方想詢問，先是月光照處，煙波浩渺中，似有一條黑影，隨波起伏，由前側面，往橫裏斜漂過來，先未想起風高浪急，那東西祇一小長條，并不甚大，如何能够截江斷

流而渡，談笑方酣，也沒看出來勢之快，就這轉眼幾句話的功夫，忽然駛近，漸由千頃洪濤之中，現出全身，剛看是條小船，前後各坐一人，後面的還是一個白衣少女，手持雙槳，撥浪如飛，由斜刺裏，橫衝過來，雙槳凌波，微一起落之間，那船便和箭一般，對准自家的船，攔腰射到，眼看就要撞上，同時，瞥見船頭上，立着那個老人，身材年紀，連同裝束，均與王鹿子和齊全所說那位異人，一般無二，心方一驚，忽聽桑盆子在旁，帶笑急呼，二姊，你和八太公，早來一步多好，如今祇剩一些殘湯剩菜，如何款待你們，爺爺正要繞往望娘灣，去買燻臘，且到那裏去吃如何，那老少二人，還未回答，就這來勢猛急，事機不容一瞬之際，不知怎的小船竟會橫了過來，白衣少女，一手扳舵，一手把槳，朝大船舷上，輕輕一點，船便隨同少女，手中長索拋處，搭向大船旁邊鐵鈎之上，隨同前進，共祇一人兩手，又要扳舵，又要用槳將大船抵住，就勢還要於落船槳，將身旁套索，拋向船舷搭鈎之上，又是由橫裏，斜刺過來，勢子何等猛急，動作神情，偏是那麼從容不迫，看不出絲毫慌亂，大船簡直動都未動，也無一點擠撞聲音，最奇是，前面老人，本是獨立船頭，大船燈光照處，滿臉都是笑容，好似不期而遇，心中歡喜，想要開口發話神氣，忽然發現船上，載有生人，欲言又止，回過頭去，朝少女低聲說了兩句，也未聽清，二人祇顧看那少女動作輕快，心中驚奇，不曾留意到他，等

到覺着眼前人影一閃，再看船頭老人，已無蹤影，祇船蓬頂上，微微響了兩聲，便聽船家桑老人，和來人笑語問答之聲，聲音極低，一句也未聽出，這一面白衣少女，將小船套住，也未看出用什手法，人便縱上船頭，所乘小船，立和箭一般，朝大船後面倒退淌去，轉眼停住，盆子早搶先迎出，男女二人，有說有笑，說得十分投機，但聽不出是什來意，二人自然不便出去，想起師長同門之言，心疑船頭老者，必是那耳旁有一串紫葡萄形肉痣的異人，想不到無意之中，在此相遇，難得他和船家，交情深厚，自家和桑氏祖孫，又是一見如故，這等機會，自然再好沒有，何況桑氏祖孫，既是此老好友，想必也是同道中的異人，如能就此結交，豈非妙到極點，後又想起師長和大師兄均說，此老天性古怪，感情用事，一向不輕許可，不是他自家心喜的人，決不理睬，無因至前，反遭厭惡，方才明是不願生人相見，逕由小船，縱上蓬頂，去往後艙，與桑老鐵鉸闊，對方業已避開，再如勉強，弄巧成拙，反而不美，這不比在路上相遇，看似容易接近，實則更難，前後兩起，老少四人，語聲又極低微，除笑聲外，一句也聽不出，緊記師父之言，不敢冒失，回憶桑盆子的口氣，彷彿這次搭船，乃是格外看重，恐自己中途遇險，好意相助，想使自己，渡過前途難關之故，照此情勢，來了前輩異人，多半還要引見，何況這老少兩位嘉客，還未用飯，後艙地仄，沒有坐處，夜風又涼，必來中艙相見無疑，

那知等了一陣，並無音信，風勢一轉，船也慢將起來，方才所見燈光閃動之處，業早過去，岸上是否村鎮，也未看出，正在低聲密計，對方再如不來，便設詞由盆子轉告，推說主人厚意，萬分感激，現在佳客來訪，理應款待，我弟兄本是承情搭載，并非包下，那有獨霸中艙之理，主意打好，姜飛正要起身，去喊盆子進來商量，船頭二人，已同含笑走進，燈光之下，方覺那白衣少女，膚若玉雪，美艷非常，品貌不在武當山中三姊妹之下，反更活潑豪爽，見了生人，言笑無忌，沒有絲毫拘束，二人剛同起立讓坐，盆子已指少女笑道，這便是我第二位世姊南宮李，乃是女中英雄，他還有個外號，話未說完，少女已接口嬌嗔道，三弟，你還說些什麼，盆子連忙改口道，怪我不好，不過，照你方才所說，人家早晚知道，先說出來，不是一樣，這二位客人，真太好了，方才看得起我，非要弟兄相稱，我已依他，這是沈大哥，這是姜二哥，像他們這樣好人，我還難得遇到，起初祇想，他去那地方，有一兩處不好走，想借載客爲名，使他渡過難關，并沒想到今夜事情，這樣討厭，更沒看出他兩人，都是高明人物，後來爺爺飯後，暗中提醒指點，想法子把他包裹，偷偷摸了一下，這才有些明白，我雖不知他二位來歷，但照爺爺暗中觀查，本身就還不到劍俠一流，也是前輩高人門下，否則，這高本領的年輕人，決不會這樣謙恭有禮，對人和氣，上船之先，如其知道這條船的來歷，也還不足爲

奇，他二位非但遠路來此，不知此船仗我爹爹惜年情面，沿途那些吃水飯的，不好意思下手，再說船上至多一點尋常土產，也不值他們一搶，一向平安無事，因從外路初來，最近也和你方才所說一樣，是由武當山中，起身來此，爲了初次出門，樣樣仔細，如不是我極力勸說，幾乎還有顧忌，分明連最近兩三月，由老河口，到洞庭三湘，這條路上，不論水陸，均非昔比，往來商客，稍一疏忽，便有人亡財盡之憂，都不知道，祇憑猜想，要乘載客多的大船，江湖上事，通不曉得，對人却是那樣好法，先見他暗中周濟苦人，十分慷慨，本身像個讀書相公，還當富家子弟，偏又沒帶用人，後來見他，對於自己，樣樣減省，不是受過貧苦磨折的人，裝也裝不出來，那兩個苦人，實在可憐，我正想暗告爺爺，送他一點，却讓二位哥哥，代我做去，因此喜歡他們，祇說他們背人做好事，教他暗中，受點好報，再三和爺爺說，方始答應，就這樣，還再三囑咐，說是目前，人心難測，近來爲了我們，幫助過幾個好人，脫離虎口，沿途這些該死的東西，業已懷恨，說我祖孫，做濫好人，他們看在我死去爹爹的份上，讓我全家，往來運貨，乘這荒亂年月，做點有利息的生意，我們每次辦貨，多麼貴重，他們也不眼紅，因恨爺爺，自己不肯貪多，把辛辛苦苦得來的銀錢，常時拿去救濟苦人，表示好心，做那駭事，也還罷了，如何借着這塊招牌，幫助這些肥羊，把他們自送上門，眼看到手的財

貨，平空放掉，使其漏網，本身又未得到好處，有時連船錢，都不肯要，犯了他們規矩，幾次託人示意，再做這類損人不利己的事情，便不再客氣等語，爺爺先頗憤怒，後來一想，此時到處都是他們勢力，洞庭君山一帶，更是利害，自家滿門孤寡，不犯與人嘔氣，又經我娘力勸，決計不惹他們，像今日這類事，便犯他們之忌，這兩客人，身邊雖無珍貴財物，看那目光言動，決非尋常人物，如是君山對頭，豈不又要結怨，再三囑咐，事已過去，這兩個少年，人又極好，且自放開，下次却須仔細，非但不可多事，有人尋來，也要設法拒絕，我當時沒看出二位哥哥，有什過人之處，以爲他二人，言動那麼文氣，年紀都輕，怎會不是尋常人物，先還不服，直到後來，越談越投機，并以弟兄相待，爺爺那樣不愛理人的皮氣，居然也會看重，答應一同吃飯，跟着，便指點我偷摸他們兵器，和看他二人的眼神，以及好些連內行都不容易看出的奇特之處，才知所說不差，二姊方才又是那樣猜想，我真想不到無意之間，交到這兩位有本領的好哥哥，你們談上一會，率性把八太公，請來同談如何，少女方說，太公不來，你不要去，盆子已往後艙鑽進，沈姜二人聞言，料知行藏，已被桑氏祖孫識破，心方驚奇，見南宮李，一雙妙目，自一進門，便注定在他弟兄二人的身上，盆子一走，忽然笑向沈鴻道，明人不說虛話，沈姜二兄，可是武當臥眉峯來的麼，沈姜二人，謹守師誡，走時齊全，又曾囑

咐，無論遇見何人，均不可洩漏山中機密，并還教了一套言語，正在盤算，少時如何回答；忽聽對方，當面叫破，心中一驚，雖料老少男女四人，決不會是賊黨，尤其後來那位老者，更像帥長密令，隨時留意，准備結交的前輩異人，但是真話仍不能說，沈鴻方在爲難，姜飛機警靈巧，已先反問道，南宮姊姊，女中英雄，愚弟兄素昧平生，怎知我們是由武當臥眉峯來的呢，南宮李本想沈鴻說話，見對方沈吟未答，姜飛從旁插口，意似不快，兩道秀眉，往上一揚，微笑答道，此理甚明，你二人如由遠道繞來老河口上船，面上必難免帶有風塵之色，近來遍地都是綠林，還有一些佔山爲王的草寇，和坐地分贓的土豪惡霸，如已死的劉二寡婦之類，你由那一路來，都不免於與之相遇，但你二人，從頭到腳，均極乾淨，我從一上船起，便會仔細查看，連人帶包裹，均無一點痕跡，過船時，又絲毫不知這半年來，江湖上的光景，處處外行，偏又那麼小心謹慎，除却武當山這一條路，還有何處，此山近年幾次想去，雖未如願，但我知道後山臥眉峯，隱居住有一位姓崔的前輩高人，後又聽說，另外還有兩位，也在那裏，并有兩個門人，以我猜想，你們非由那裏來不可，我們初次相見，雖談不到交情，盆子是我世交兄弟，你們和他，一見如故，也算是我朋友，他又說得你們，那樣好法，休說沒有惡意，如其真是崔老門下，雖然彼此門戶不同，各位帥長，也有兩人，與之相識，更無想壞你之

理，我向沈兄請教，姜兄接口代說，莫非對我，還有疑念麼，沈鴻聞言，猛觸靈機，立時接口答道，南宮姊姊，請勿誤會，愚兄弟實是另有來路，決不是臥眉峯，更非崔老前輩門下，好在真人面前，不說假話，我如說得不對，以姊姊的聰明高見，早晚必知細底，如其真是崔老人的徒弟，住在臥眉峯下，情願受罰，決無話說，今日雖然奉有師命，有許多話，不能明言相告，也決不敢以是爲非，祇要姊姊說得對，斷無不認之理，并且武當臥眉峯，那幾位老前輩，也都知道，他們近已移居，不在當地居住了，姜飛方才暗笑，大哥一向忠厚，今日答話，却是虛虛實實，十分巧妙，南宮李聞言，意似驚奇，又似聽出沈鴻所說，不像虛假，有些失望，呆了一呆，笑道，我看沈兄，人頗老誠，決不欺我，既知武當諸老來歷，想也不是外人，你弟兄奉有師長嚴命，交淺不能言深，就我料得不差，也不應該多問，何況不是，現在這幾位老前輩，既不住在臥眉峯，可知移居何處，還有兩位前輩女俠，俠尼花明大師，和黑衣女俠又叫明月光雙劍夏南鶯的，頭一位自從前年，孤身一人，在湘江路上，連殺十幾個惡賊大盜之後，忽然失蹤，無人再見，第二位更是隱跡多年，以前人都當他病死山中，或是爲了他那昔年情侶，不能重圓舊夢，遁跡空門，不再出世，那知前年，忽然兩次現身，并還帶有一個姓杜的女弟子，回鄉掃墓，跟着，便在武當山口，大風雷雨中，有人見到一面，從此便無踪影，

去冬聽說，這兩位前輩女俠，多半隱居臥眉峯，或是武當後山一帶，我想見這兩位老前輩，已非一日，雖知不是有人先容，便去也見不着，不敢冒失登門，心却萬分嚮往，沈兄可知這兩位老前輩，也是在山中麼，沈鴻一則人較忠厚，像方才那樣支吾，說巧話，已是初次，再想推託掩飾，便辦不到，對方問得又緊，一雙妙目，盯在自己臉上，實在無法說謊。同時想起，大師兄曾說，遇見外人，祇不可露出你弟兄二人，是本門弟子，和本身的來歷用意，餘均無關，并說，目前各位師長，同隱山中，已有不少人知道，此行全仗機警心細，能够識人，善於應付，萬一遇見對方，是正派中人，訪問各位師長下落，除此行機密，仍不可洩外，均可稍爲告知，無須十分隱諱，否則，對方開口問到，必已看出幾分，如說假話，瞞他不過，反而引起不快，遇事不肯相助，得不到照應，甚而還要吃虧，全仗臨機應變等語，同來老人，如是那面有紫葡萄的前輩異人，不是他的祖父，也是至親尊長，難得不期而遇，這樣湊巧，祇是對方不來，無法親近，如由此女身上，與之結交，豈不是更好，念頭一轉，話也聽完，隨口答道，小弟祇要不關本身之事，知無不言，姊姊所說兩位老前輩，現已隱居武當後山白蓮磴，便先住臥眉峯的諸老前輩師徒，也都住在那裏，不過當地，四面危峯峭壁環繞，幽深奇險，常人難於飛渡，我看姊姊，必有一身極好武功，當然去得，不過諸老前輩，日常閉關，門下弟子，又因

以前，曾有異派餘孽，前往窺探，見到生人，易生誤會，最好事前設法通知，得到諸老前輩允許，方始求見，既免誤會撲空，往來也較方便，姊姊既然想往武當求見，如何又坐船往湖南那面去呢，南宮李聞言喜道，沈兄真個至誠君子，聽你口氣，決無一句虛言，我雖想見這兩位前輩女俠，祇不知是否是在山中，得信又遲，新近還有點事，要往湖南尋人，也許事完回來，託一位老前輩引進呢，姜飛也和沈鴻，一樣心思，方覺這樣回答才好，盆子忽然拉了船頭老者走來，見面笑說，此是我們李八太公，單名一個照字，又是我二姊的外公，二姊姊妹孿生，爲了家貧失乳，從小便被太公，接去撫養，學成一身好功夫，像我這樣，祇會搖船，什麼不會的，真羞人呢，沈姜二人，早已起身，恭身下拜，滿擬對方，既肯相見，便有指望，那知這位老人，十分沈默，稍爲問答幾句，便露行意，二人聽出對方就走，話還不會說過幾句，心中一急，覺着此老，身材胖瘦高矮，連那滿頭白髮，和雪也似白的皮膚，俱和王鹿子所說相彷彿，祇是貌相清奇，看去并不醜怪，一心一意，斷定是所尋異人，不約而同，借故走往他的左側，仔細看了兩眼，那有什麼紫葡萄的瘰癧，嵌在左耳根上，師長又未肯說此老姓名，始而心中猜疑，不能斷定，後來看越覺對方，貌相清秀，神采照人，有飄然出塵之概，說話也極溫和；與王鹿子所說那人，古怪皮氣，迥不相同，才知心中盼望太甚，一見來人，本領高

強，又是一個白膚白髮的老人，與師父所說，好些相像，便白附會，以爲是他，先頗失望，繼一想，此老雖非本人，這樣高的本領，和南宮李所說口氣，必是一位前輩高人，能與結交，將來也許有用，正待挽留，這老少二人，似已看破，先微笑低聲說了幾句，忽又笑道，我們還要盆子祖孫，趕回望娘灣去，就便吃飯，時已不早，莫要買不出東西，又去敲門打戶，給人家添忙，盆子前途小心，我們去了，祇朝二人，微笑點頭，便往船後走去，二人知道挽留不住，連忙禮拜，跟到後艙，見那一葉小舟，飄飄蕩蕩，隨在船舵之旁，船尾掛着一盞紅燈，月光照處，那船看去，又小又輕，正在隨波蕩漾，輕飄飄的，老少二人，朝沈鴻，姜飛，和桑氏祖孫，把頭一點，拿起先放的一包東西，笑說，再見，便同飛身而起，竟由舵旁縱起，一同落向小船之上，仍是一前一後，南宮李剛拿起雙槳，老的已將手一抬，把套索收將回去，雙方去向相反，小船又極輕快，目光到處，那一葉輕舟，在當空皓月之下，吃少女手持雙槳，前後略一撥動，便和正月裏花燈中的水老鼠一樣，作一半個弧形，在汪洋急流之中，將船調頭，側轉過來，再將一手空出，回首向大船上人，連揮了兩次，跟着，雙槳齊飛，接連兩三槳過處，便貼着水面，箭一般往來路馳去，船輕水急，雙方背道而馳，轉眼剩了一個小黑點，再看業已沒入煙波深處，影跡皆無，二人正在連聲稱贊，老鐵本在掌舵，頭都未回，忽然把手一

揮，盆子便請二人，同回中艙，氣道，早知今夜，俞家燻臘，不能到口，在老河口，多買一點酒菜也好，好容易交了兩位朋友，夜來却吃剩菜，多掃興呢，望娘灣俞家燻臘味美，又是多年相識，已有兩次船過，不曾前往，以爲今天，半夜行走，可吃一頓好宵夜，明早又省做菜，不料有人作對，如非爺爺，常時往來，顧慮太多，我又無什本領，業已有人代去，真恨不能和他一拚死活呢，二人料有原因，看神氣，船是一直開走，便有村鎮，也不停泊，這祖孫二人，精力健強，還在其次，前途也許還有變故，方想設詞探詢，後艙老人，又微咳了一聲，盆子便不多說，二人知趣，也未再問，月色已上中天，盆子先勸二人，睡上一會，過了半夜，還有一頓消夜，再來喚起，二人心中憂疑，又覺同舟共濟，主人這樣厚待，不應置身事外，多少也出一點力，何況利害相連，水路如此危險，對方共祇祖孫二人，萬一有事，多上兩人相助，也好得多，再三辭謝，盆子連勸不聽，悄聲說道，我知二兄好意，但我祖父，向不喜人相助，何況我們這船，一向不會出事，傳聞未必可靠，不願你們，跟着熬夜，你們不睡，他不高興，如今時候還早，我料今夜，如其有事，必在烏婆灘和九王灘一帶，你們就睡不着，也請閉目養神，再過一個更次，我到後艙掌舵，二兄如未睡熟，乘着爺爺在前駕舟，你們溜到後艙，我弟兄三人，一面說笑，一面留神查看，無緣無故，他們如何這樣作對，好在你們身邊，

沒有多的金銀財貨，就被闖上船來，也有話說，這條路，雖然越來風聲越緊，我們業已走慣，就是上次，救了兩個可憐客商，他們懷恨，并非無理可講，放心好了，二人祇得應諾，初意閉目假睡，挨到老人去往前面操舟，便往後艙，與盆子一同戒備，不料近日爲了分別在即，和衆同門，歡聚敘別，不會睡好，昨日更是一夜未眠，早起又趕了一段長路，先還無覺，後來轉了風向，雖然天色清明，風浪却大得利害，船身不住搖蕩，人臥床上，如在搖籃之中，人又有些疲倦，不消片刻，便相繼睡去，隔了一會，被船頭打槳之聲驚醒，悄悄起身一看，不禁大爲驚奇，原來外面風浪雖大，仍是水天一色，上下空明，那船衝風破浪而行，竟比初上船時，乘風揚帆更快，隨同船頭打槳之聲，大量水點，由兩邊窗外，往外撥去，迎着月光，宛如大片銀珠玉雪，不住起落飛舞，頓成奇觀，再看老人桑老鐵，獨立船頭，兩面鐵樁之上，各駕着一支又長又大的鐵槳，在老人雙腕推動，起落之下，船和奔馬一樣，快得出奇，不必別的本領，單這兩膀神力，已是驚人，跟着，便聽後艙，有人用手指，彈了一下，料知盆子相喚，老人全神貫注雙槳之上，似未發現，忙即輕悄悄掩往後艙，見盆子掌舵，神情也頗緊張，不時左右張望，這等形勢，分明前途有險，船上前後燈光通明，如有賊黨，豈不一望而知，心中不解，盆子已低聲說道，二位哥哥，來得正好，今夜恐怕不免一場惡鬥，爺爺說你二人，身邊帶

有奇怪兵器，我不好意思，私自取看，何不使我見識見識，說時，二人業已望見來路蘆灘中，有燈光閃動，好像業已闖過一處難關，再定睛細看，江面上還有六七隻小船影子，正朝明月蘆花之中，斜駛過去，彷彿是由自己船後，退回神氣，來去的船都快，所乘大船，在老人雙鐵槳揮動之下，微一起落，那船便和箭一般，朝前衝去，這樣兩丈多長一條半大的船，雖說載重不多，連人帶貨物，到底也有分兩，老鐵雙手分持那麼又長又大的鐵槳，竟比尋常單人乘坐的舢艫輕舟，還快得多，撥面而來的江風，猛烈非常，方要開口，向盆子探詢，猛又瞥見前側面，蘆葦叢生，斜月光中，因風起伏，宛如雲浪，滾滾翻花，沈鴻低聲悄說，二弟，前途江面，如何小了一半，姜飛剛答不是江仄，你看那旁有水，也許是片沙洲呢，盆子本來立在後艙，不住向前張望，似恐船蓬遮目，并還立在舵旁船樁之上，動作神情，均極緊張，江風又大，吹得滿頭短髮，拂拂飄起，連話也顧不得多說，二人去時，本將兵器，帶在身旁，先聽那等說法，不便再為隱瞞，知道包裹中的如意鎖心輪，已被看出，正想解下，將機簧裝上，還未遞過，盆子忽然接口道，那時烏婆灘，乃江心的一片沙洲，本由江岸突出，與陸地相連，後來當中低處，被急流衝斷，連水淺時，也看不出，附近港汊甚多，地勢荒涼，便是太平年月，也有歹人出沒搶劫人少的孤船，這一條路，來去兩頭，相隔村鎮都遠，船家稍為疏忽，沒有看